

一家8口,5个聋哑人,两位老人有个最大的心愿

听孙子叫声“爷爷”和“奶奶”

文/片 本报记者 熊正君

在肥城市王瓜店镇姜庄村,有一个特殊的贫困家庭,一家8口中,除了两位老人和他们的大孙女外,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,还有他们刚满5岁的小孙子,竟然都是聋哑人。儿子和儿媳们在外打工,两个老人则负责照料家中的一切。一家8口人,5个聋哑人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63岁的老人王桂芝毅然和老伴胡传振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“我们就是再难,也要让我这个孙子听见声音,张嘴说话。”王桂芝老人说,有生之年,听到孙子叫声爷爷奶奶是他们最大的心愿。14日,记者走进这个特殊的家庭。



王桂芝家里的五本残疾人证。

一家8口人,5个聋哑人

14日中午,记者来到肥城市王瓜店镇姜庄村。在村头一打听王桂芝的家。村民就指着村里的小路对记者说:“你沿着这条路往东走,再往北拐,走到最破的那家院子,就是她家了。”“也不知道是咋回事,她家里都是聋哑人,那个小孙子看着可机灵了,可惜也是个聋子。”村民刘桂芬说。

记者一路找到王桂芝的家,冲出来开门的小孙子胡秀泉看到是陌生人,就眨巴着大眼睛躲在奶奶王桂芝的身后。不一会儿,他又冲进里屋提着一袋糖来,拿了一块放在记者手里,自己也拿了一块放在

嘴里,然后咧着嘴笑嘻嘻地伸出一根手指头朝记者指了指,又冲自己指了指。“他的意思是,给阿姨一块,他自己吃一块。”王桂芝在旁边给记者解释说。接着,胡秀泉就坐在屋中间的垫子上玩弄起玩具车来。记者注意到,这个小玩具车的4个轮子已经掉了2个,车身的油漆也脱落了大半。

满眼疼惜地看着小孙子在旁边玩耍,王桂芝抹着眼泪告诉记者,孙子是2006年出生的,生下来的第二天就筛查出耳神经有问题。“大儿子家的闺女生下来很正常,一点毛病也没有。谁

想到二儿子家的这个小子会是个聋子呢,我们都以为聋哑不遗传呢。”王桂芝的老伴胡传振说。

谈起家里的情况,王桂芝和她的老伴胡传振连连叹气。大儿子胡彬是1972年出生的,2岁时发了场高烧。“打过一盒链霉素,从那时起我就记得叫了一声妈妈,之后就听不见了。”王桂芝哽咽着说。一年后,二儿子胡甲利出生了,被医生诊断为先天性聋哑。2000年以后,两个儿子陆续结婚,娶回来的两个儿媳也是聋哑人。除了王桂芝、胡传振和大儿子家的女儿外,这个8口之家有5个是聋哑人。

跑了几十个地方,才给儿子说上媳妇

王桂芝告诉记者,因为家里两个儿子都是聋哑人,附近村庄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,媒人也从来没有来过她家说亲。

“那我们也不能看着孩子都快30岁了还娶不上媳妇,既然媒人都不上我家来说亲,我们只好自己出去找。”王桂芝说,由于他们家里的情况附近村子里的人都知道,所以王桂芝和老伴并没有在他们家附近找媳妇,而是选择了当时还比较贫穷的聊城地区。

“我们听人家说,当时黄河以西的聊城比较穷,所以想着在那里可能找着合适的姑娘。”胡传振说,大儿子25岁以后,王桂芝老两口用了四五年的时间,走过了莘县、阳谷、冠县等几十个地方,看遍了各种身有残疾的姑娘,还是没给儿子找到媳妇。“有些姑娘我们实在看不上眼,有的连吃饭都不会,你说我们娶过来还得照顾她。要不就是人家看不上我们,一说家里两个儿子是聋子,人家一般就不接

着往下说了。”王桂芝说,2001年,当大儿子胡彬29岁时,与他在同一个地方打工的靳秀莲认识了。因为同是聋哑人,交流比较方便,而且感情又合得来,二人才结成了连理。

谈起给儿子说媳妇,胡传振告诉记者,因为太急着给二儿子找个媳妇,被聊城冠县的几个人找了个托儿骗走了5000多元。在2004年,二儿子胡甲利31岁时,才和他以前在肥城市聋哑学校的同学结婚。

“贷款也要给孙子安个人工耳蜗”

“啊啊啊……”小孙子胡秀泉拉扯着王桂芝的衣服,伸着两根手指头比划着。“在里屋呢,你自己去拿。”王桂芝边用手指着里屋,边推着胡秀泉往里屋走。胡传振向记者解释,孙子是要拿他奶奶从济南买给他的中国地图的拼图。

胡秀泉坐在地上乐呵呵地玩着中国地图的拼图,胡传振在旁边指导着。王桂芝告诉记者,现在两个儿子已经成家,和儿媳们在外打工,生活基本不成问题,现在最难的就是这个孙子。“孩子是先天性聋哑,现在随着年龄越长越大,舌根慢慢就变硬了,以后更不好说话了。所以她们就想赶快给孩子安个人工耳蜗,稍微听见点声音就能练习说话。”王桂芝说。

为了给孙子张罗安装人工耳蜗的事情,63岁的王桂芝每隔几天就往济南跑,后来干脆办理了一张济南暂住证,方便在济南暂住。曾经抱着一丝希望,在今年8月份,王桂芝带着孙子去山东省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参加了一个语训班,想着通过专业老师的训练,孙子能有一点听力,但是上了两个多月的语训班,胡秀泉的听力依然毫无起色。“这时候我彻底绝望了,知道单靠训练,孩子是没法听见东西的,只能安装人工耳蜗。”王桂芝说。

因为安装的人工耳蜗一般都是从国外进口的,单是购买人工耳蜗的钱就有十几万,一贫如洗的王桂芝一家根本无力负担,所以王桂芝就向很多部门或者社团组织求助。她拿出一个电话簿,记者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各个机构的电话,山东省残联、山东省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、泰安市残联等等。

“13号下着雪,我老伴还上济南跑了一趟呢,说是给孩子交做人工耳蜗手术的申请表,先给孩子挨号排上队再说。至于买人工耳蜗和做手术的钱,我们就是贷款也得给孩子做。就是再作难,我们也得让孩子听见声音,张嘴说话。”胡传振很坚定地说。“我去年曾领着孩子在齐

鲁医院做过听力测试,测试结果是孩子对语言能察觉,但不能识别,但是孩子的智力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们不能让这么一个机灵的孩子因为听不见就耽误了吧,所以得给孩子治。”王桂芝也这样坚定地对记者说,她和老伴最大的心愿,就是有那么一天,能够亲自听孙子叫他们一声“爷爷奶奶。”



胡传振给孙子戴上助听器,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。